

# 故宫博物院藏

##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考释\*

徐 斌

**内容提要**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宫廷画家徐扬依据金川前线提供的战事草图开始绘制“平定两金川得胜图”，次年三月铜版金川“得胜图”的绘制以徐扬绘图为蓝本，也进入日程。金川“得胜图”记录的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十三次关键性战役。其所表现的内容由乾隆帝钦定，战役发生地的方位、地貌、战斗场面则是前方将士现场绘制后呈乾隆帝钦定，再作为蓝本提供给宫廷画家，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对于某些问题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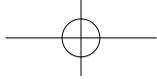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关键词** 金川战争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 乾隆帝 徐扬

清乾隆帝为“永靖边圉”发动了两次平定大、小金川<sup>〔1〕</sup>战争(后文简称金川战争)。第二次平定金川战争发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1776)间，以最终攻克大金土司的勒乌围、噶喇依官寨而告结束。此后在大、小金川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解决了长期困扰朝廷的大、小金川问题。为纪念此次战争，清乾隆朝绘制并铜版镌刻了《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后文简称“得胜图”)，为后世研究金川战争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遗憾的是，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除童正伦、张群发表于《文献天地》的《铜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一文介绍了浙江图书馆发现的十幅铜版印刷“得胜图”残图外，目前还很少对“得胜图”的研究，该作品对金川战争研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也未得到认识和体现。另外，史学界有关金川战争的研究更多地是依据清朝官方的文献资料，还未曾对金川战争的发生地进行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意义上的实地调查，以至金川战争研究在所依据资料上有所欠缺。

鉴于“得胜图”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所需，2005年故宫博物院和四川考古研究院立项对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进行为期五年的社会历史文化考察时，特别将对大、小金川地区的考察列为考察内容之一。对大、小金川地区的考察于2007年成行。考察以寻访“得胜图”所记录战役的战场遗址为主，依据史料，采取民族学、民俗学及考古学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进行。考察过程中不仅查寻到了“得胜图”

\* 本文属故宫博物院与四川考古研究院于2007年联合组织的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战役”发生地实地考察项目的部分成果。

〔1〕 大、小金川即今四川省阿坝州的大金县、小金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嘉绒藏族地区，近接成都，远连卫藏，是内地联系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桥梁和咽喉。



〔图一:1〕《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引首



〔图一:2〕《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引首



提及的大部分战役的战场遗址，还了解了大量的有关金川战争的遗址、遗物的保存情况，采集了有关金川战争的民间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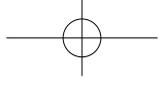
本文即是此次考察的成果之一。文章采取历史文献、考察资料及图像内容相互补充、印证的方法，对“得胜图”的绘制过程、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考释，对“得胜图”的史料价值有了一定的认知，从而完成了对“得胜图”的初步研究。

## 一 “得胜图”的绘制

### （一）故宫藏“得胜图”

重要战争结束后绘制得胜图是清朝政府自乾隆年刊刻完成《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后形成的惯例，意在如舒赫德、于敏中等七人的题跋中讲的：“皇上念将士之劳、山川之阻、集勋之不易，昭祝之式临，爰命绘图，十有六幅，用庆武成垂，示万祀丰功，骏烈震耀天地。”乾隆四十一年(1776)金川战争结束后，也按照惯例绘制了“得胜图”。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实物来看，有关金川战争的“得胜图”有两个版本，一是由宫廷画家徐扬<sup>〔1〕</sup>绘制的“得胜图”；一是由外籍宫廷画家起稿，养心殿造办处铜版雕刻的“得胜图”。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徐扬绘制的“得胜图”，纵55.5厘米，横91.1厘米，共一册十六开。引首上书“鬯威”“划襲”四字，分别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清宫宝”、“养心殿尊藏宝”三方印章“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等印章〔图一〕；次页书战图纪事〔图二〕；后纸为舒赫德、于敏中等七人题跋〔图三〕。十六开中的每一开都有乾隆帝题记和印玺，内容依序分别是：收复小金川战图、攻克喇穆喇穆及日则丫口战图、攻克罗博瓦山碉战图、攻克宜喜达尔图山梁战图、攻克日旁一带战图、攻克康萨尔山梁战图、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战图、攻克宜喜甲索等处战图、攻克石真噶战图、攻克苗则大海昆色尔山梁并拉枯喇嘛寺等处战图、攻克勒乌围战图、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等处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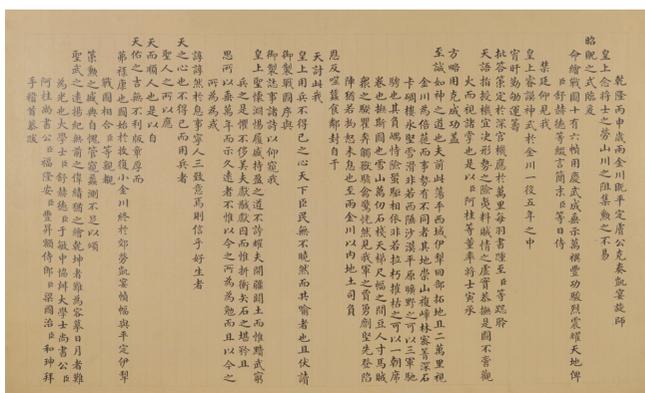
〔1〕 徐扬，字云亭，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清代乾隆朝宫廷画家。工画人物、界画、花鸟草虫。画风苍劲秀雅，深得乾隆帝赏识。



〔图二〕《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次页书战图记事



〔图三〕徐扬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后纸舒赫德、于敏中等七人题跋



图、攻克噶喇依报捷图、凯旋图、受俘图、凯宴图。

印版的“得胜图”，系铜版纸印，纵55厘米，横88厘米，也是一册十六开，每开的内容及排序均与徐扬绘的一致。图版本身没有关于刊刻年代、绘者及刻工姓名等信息的标注，是乾隆至道光十年（1830）间，清政府刊刻完成的8种宣扬武功的铜版组画<sup>〔1〕</sup>中之一。

## （二）两种版本“得胜图”的绘制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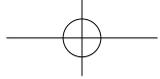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关于这两种版本的“得胜图”的绘制，清内府相关档案均有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六月，平定两金川战争尚在进行中，乾隆帝即令军机处传谕平定两金川战争总指挥阿桂：“现今大功告成在迹，凯旋后当照平定准部回部之例，于紫光阁图画功臣像，并绘战图，以垂示永久。番地山川险隘之处，未能悉其形势，难于著笔，著传谕阿桂将节次打仗攻获之贼寨，如近时攻得之逊克尔宗，及前此攻得之谷噶、喇穆喇穆、色溯普、康萨尔、木思工噶克等，及明亮一路之达尔图至茹寨一带，凡有经将士等实在出力奋勇剿杀而得者，查明各画一图，并将带兵大臣，及勇锐将领，于图内注明，附便进呈，俟朕阅定”<sup>〔2〕</sup>，要求总指挥阿桂用图画的形式为绘制“得胜图”提供依据，并基本明确了所要反映的内容。

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十七日，接得郎中图明阿押帖一件，内开：六月初三日首领董五经交宣纸六张，传旨：着徐扬画金川战图，钦此”<sup>〔3〕</sup>。也就是说，距乾隆帝下旨令阿桂提供绘制“得胜图”所需资料整一年时，徐扬奉旨开始绘制“得胜图”。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十三日接得郎中图明阿押帖，内开：三月初五日首领董经交御笔宣纸战图纪西师事字一开，徐扬宣纸画战图十六开，

〔1〕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十六幅、《平定台湾得胜图》十二幅、《平定安南得胜图》六幅、《平定廓尔喀得胜图》八幅、《平定苗疆得胜图》十六幅、《平定仲苗得胜图》四幅、《平定回疆得胜图》十幅。

〔2〕 （清）方略馆纂：《平定金川方略（下）》，页1636，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汇编，1991年。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9，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



传旨：着交如意馆表(裱)册页一册，钦此”<sup>1</sup>。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即是档案中记录的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徐扬绘制完成后交如意馆装裱的这册“得胜图”。

铜版“得胜图”绘制时间要晚于徐扬本。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郎中图明阿押帖一件，内开：三月十九日太监如意传旨，着艾启蒙照徐扬画平定金川得胜图十六张，起稿呈览。钦此”<sup>2</sup>。由这条档案记载可知，四十二年三月徐扬绘“得胜图”交如意馆裱成册页后，乾隆帝下旨令宫廷画家艾启蒙照徐的“得胜图”起稿。参与起稿的不仅艾启蒙一人，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和八月如意馆活计档的记载说明了这点。“（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初七日接得郎中图明阿押帖一件，内开：六月初三日贺清泰画得攻克美诺得胜图”<sup>3</sup>一张呈览，奉旨交金(辉)刻铜版，钦此。”<sup>4</sup>“（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接得郎中图明阿押帖，内开，七月十六日太监鄂勤里传旨，艾启蒙现起金川得胜图稿六张，贺清泰已落墨两张半，不必着贺清泰落墨，着交金辉承办。钦此。”<sup>5</sup>贺清泰、艾启蒙完成画稿后，呈皇帝过目钦定，然后交画匠画清样图，最后交造办处镌刻铜版。

镌刻过程中的每一步也都要呈乾隆帝钦定。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内付管领白色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六月初三日如意馆将贺清泰画得攻克美诺得胜图一张，照依从前压印得胜图比较，新画之图山树人物俱少，笔法若照此样镌刻，诚恐得时不及回部得胜图细致，但现造铜版请照依原画本又图样镌刻，其山树人物法请照依回部得胜图镌刻，并随新旧图二张，小铜版一块持进，副都统金交太监如意口奏，奉旨。知道了，钦此。”<sup>6</sup>“十月初六白色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初五太监鄂勒里，传旨将现做得金川得胜图铜版，并粤海关做得得胜图(法国印本平回战图)送进呈览，钦此。随将金川得胜图铜版一块并将粤海关德胜图铜版一块持进侍郎金，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将现做得金川德胜图铜版背面着锉刮磨平呈览，钦此。”<sup>7</sup>“于十二日将现刻攻克美诺铜版一块，随第一张原稿清图持进侍郎金，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清图画的好，铜版系几个人刊刻几个月可得一块，钦此。”<sup>8</sup>文献中提到的回部得胜图即指《平定准噶尔回部战图》，该图是清乾隆朝组织绘制的系列铜版得胜图中最为著名的，由当时服务于清宫廷的西洋传教士绘画，送法国雕版印刷，可见乾隆帝在审定时，将“回部得胜图”当作了范本。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262。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265。

〈3〉 即指收复小金川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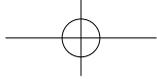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279。

〈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288

〈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433。

〈7〉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434—435。

〈8〉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435。



铜版的镌刻由造办处遴选画工完成，据活计档记载：“……起初试手原有旗民画匠十名，内因手艺平常者陆续驳去六名，现有好手民人四名，每名工银二银五厘，亲照礼器馆画工之例发给，谨奏。”<sup>41</sup>至于镌刻进度，活计档记载，“大人金随交太监鄂勒里口奏，现刻铜版系四个人刊刻六个月可得一块，具奏”<sup>42</sup>；“奴才金谨奏，遵旨查得四十二年七月初一日绘画金川得胜图起至四十三年二月计七个月，画得清图三张半，连改画原稿，均合两个月得清图一张”<sup>43</sup>，也就是说，四人镌刻一块铜版用六个月，绘一张清图则需二个月。

关于铜版镌刻的完成时间，笔者没有查阅到确切记载，不过从其他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铜版处活计档记载：“初十日库掌同德持来旨意帖一件，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奉旨，从前各行宫未经陈设回部得胜图之处，交造办处补印六十四分，照此次所拟陈设金川图得胜图，各处补行陈设，钦此。于三月初七日库掌同德交来旨意帖一件，内开：三月初二日奉旨从前压印回部得胜图并金川得胜图各取一分呈览，钦此。于本日管理造办处大臣事务舒文将回部得胜图一分，金川得胜图一分持进交太监口鲁里呈览。”<sup>44</sup>由此可确定，至晚到乾隆四十八年铜版“得胜图”的镌刻已经完成，并已印刷。

铜版的“得胜图”可以大量印刷，这使乾隆帝宣扬武功的愿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sup>45</sup>。清内府活计档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铜版处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十一月初二奉旨查所有造过战图铜版，俱系何处查明具奏，钦此。侍郎伊龄阿遵旨查得平定西域战图铜版一份十六块，压过二百四十七份，各处陈设一百三十八份，赏用一百九份、金川战图铜版一份十六块，压过二百二十份……”<sup>46</sup>。可见，迄乾隆五十八年(1792)底，“得胜图”已印刷220份<sup>47</sup>。印刷出的“得胜图”“各处(即各地行宫及寺院)陈设一百三十八份，赏用(即赏赐皇子、王公大臣)八十八份”<sup>48</sup>。

## 二 “得胜图”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解析

以下笔者依照“得胜图”册的排序，根据图像内容，结合图中乾隆帝题记、相关文献记载及战场

4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435—436。

4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435。

4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0，页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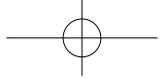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4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6。

45 铜版画系外来画种，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清康熙帝时，清内府开始刊刻铜版画，乾隆帝时达到顶峰。也是从乾隆帝开始，铜版画开始用于表现战争题材。

4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47 不能确定故宫博物院保存的15份印版的金川得胜图是否即是文献中提到的这220份。

48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图四：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一开：收复小金川战图



〔图四：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一开：收复小金川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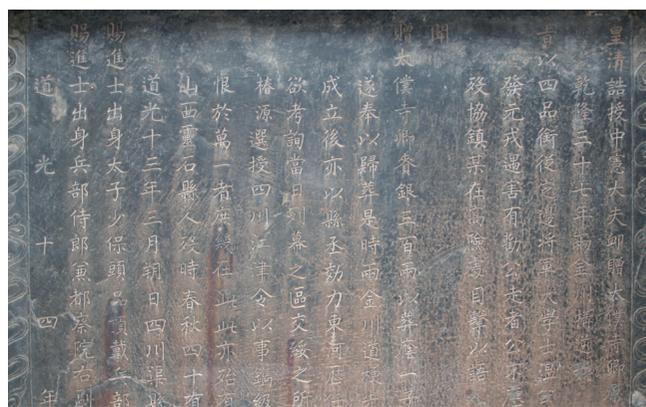


遗址实地考察资料对“得胜图”的内容背景、内容、图像所反映战役的战场位置进行的考释。

### 第一开：收复小金川战图（图四：1、2）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初，在温福将军指挥下，清军分兵进军小金川。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六日，攻克小金川，随后清军乘胜向大金川发起进攻。因温福部署、指挥不当，此次对大金川的进攻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清军兵败木果木，温福战死而告失败，时小金川也随之失守，清军撤回今丹巴县一带〔图五〕。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收复小金川战役再次打响。阿桂统帅的西路军和定边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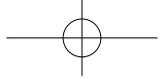
〔图五〕温福碑的碑文 道光十三年三月立



副将军明亮率领的南路军各再分兵三路发起攻击，一路所向披靡，十一月初即攻占了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及底木达官寨，再次收复小金川。图中乾隆帝题记中的诗句“一朝失亦一朝得，天道好还原定理”，反映的即是这段历史。

第一开“得胜图”描绘的即是收复小金川战役中攻打美诺官寨及美都喇嘛寺时的战斗场面。正如图中所示，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已攻取明郭宗的海禄等由明郭宗下路合攻，额森特等由南山梁上进取美诺。额森特等到南山时天已昏黑，先分兵截取美都喇嘛寺，然后攻扑美诺官寨。海禄的兵也从下路绕至，形成合攻，很快就攻进了官寨。

画面中的河即是沃日河和抚边河，而今在小金县美兴区老营乡猛固桥汇流成小金河。沃日河发源于四姑娘山，由东向西流；抚边河发源于小金县北部的梦笔山北麓，向南流经几乎半个小金县。画面中看到的由东边的沃日河和西边的小金川环绕的山就是当时美诺官寨和美都喇嘛寺所在地。官寨和喇嘛寺在被攻克后即已焚毁。笔者在当年攻打美诺官寨和美都喇嘛寺的现场考察时看到，尽管已有不少新建筑，但山形和水流依然还是原貌〔图六〕。据当地人介绍，在此地修建水库时发现有不少枪、炮以及炮弹、铅子。



〔图六〕收复小金川战役原址



〔图七: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二开:攻克喇穆喇穆及日则丫口战图



〔图七: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二开:攻克喇穆喇穆及日则丫口战图



## 第二开: 攻克喇穆喇穆及日则丫口战图 (图七: 1、2)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初六日,在再次收复小金川两个月后,阿桂率军兵分三路开始进剿大金川土司。阿桂一路为西路,由谷噶山梁进攻;明亮率领的南路由马奈、马尔邦进攻;丰升额一路作为后路,从卓克采向凯立叶发起进攻。作品表现的是攻打喇穆喇穆山梁系阿桂一路的战事。

喇穆喇穆山梁是谷噶山之外的一道横梁,峰峦险峻,路窄沟深,山梁上高峰横列,有九座大碉筑在各个高峰之上,峰与峰之间建筑有石墙。乾隆帝题记中表述了攻打该山峰的必要性:“色溯普克固可进,喇穆喇穆转在后。山梁上有贼战碉,直进仍虞彼掣肘。”由于敌军戒备森严,再加上天寒地冻,碉根无法刨挖,加之进攻时又风雪迷漫,抛出的火弹无法燃烧等原因,第一次进攻受阻,只占领了其附近的山梁。随后,阿桂军又组织了多次进攻,但都未能拿下喇穆喇穆山梁。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晚,清军分兵几路再次对喇穆喇穆发起进攻,二十三日最终攻克了喇穆喇穆山梁,二十四日抢占了日则丫口。

“得胜图”的第二开描绘的即是七月二十二日阿桂军再次发起进攻并最终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和日则丫口的战斗场面。画面和文献记载具有很大的 consistency。如图所示,二十二日晚额森特、乌什哈达带兵分两路进攻色朋普向南山腿的战碉,福康安接应;普尔普、海禄等带兵进攻喇穆喇穆山梁东第一碉;保宁带兵攻其次碉;成德带兵进攻喇穆喇穆左边山腿;海兰察一支作为主力直取喇穆喇穆迤西两大碉<sup>1)</sup>。画面直观地描绘了几路清军攻打山脚战碉及向上攀爬

的场面,对此场景,乾隆帝于图中的题记里这样记述:“分兵路路各进攻,别选精锐登峰峻。峭壁直上千仞高,以顶继踵翼为手。”

<1>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42。



〔图八〕发现于昔盘村的七星剑。昔盘村地名得名于金川战役后



〔图九〕发现于昔盘村的不同型号的炮弹



〔图十〕发现于昔盘村的铁剑镞



喇穆喇穆这一山名今已失传，战场所在的位置，虽经努力踏访，但因阿桂一路古地名基本失传，而未能确定其确切位置，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进行大致推论。据文献记载，谷噶山梁与当噶尔拉、功噶尔拉山为“同此一带山梁”，谷噶山梁以外“又有横梁一道，地名喇穆喇穆”<sup>〔1〕</sup>，而“喇穆喇穆山脊，向西迤而下，又分为三股，一股为什尔德；一股分往拉枯喇嘛寺，其势俱可抵勒乌围……；至向西北之山腿一组，可以下至逊克尔宗……”<sup>〔2〕</sup>、“逊克尔宗距离勒乌围，询之番人等，约计三十余里……”<sup>〔3〕</sup>登古丫口在喇穆喇穆山东北面，在罗博瓦山与谷噶山之间。考察组在金川县咯尔乡走访了多名当地的老人后得知，咯尔乡背山后即有名为罗波的山，该山左右两边也有如文献记载的两个海子(当地人称湖为海子)。至于喇穆喇穆山，有当地老人记得今毛子沟的尾部一截，以前称喇穆喇穆沟，由此他们认为今二道梁即是过去的喇穆喇穆山，据说这一带至今都还有很多战壕。由两座山的走向来看，与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且与逊克尔宗、勒乌围距离不远，此外，据文献记载，喇穆喇穆山被清军攻占后成为后勤运输的总站，而二道梁一带至今还保持有粮台之称。笔者在这一带走访时不仅发现了当年留下的战壕，还在当地农民家中看到了他们保存下来的七星剑、炮弹等〔图八至图十〕。总之，虽仍然不能确定今日之二道梁就是喇穆喇穆山，也不能确定今日之罗波山就是罗博瓦山，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两座山距离今咯尔乡所在的后山不远。

### 第三开：攻克罗博瓦山碉战图（图十一：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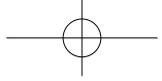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清军攻打喇穆喇穆遇阻后，考虑到如能攻占登古丫口对面的罗博瓦山高峰，“则罗博瓦高峰必不能死守，而贼并失其喇穆喇穆之险”<sup>〔4〕</sup>。正如乾隆帝题记中的描述：“罗博瓦最高，四峰互围拥。危石锁严岬，冰岩滑巖嵒。贼紧要门户，死守弗开空”，攻打罗博瓦山也是异常艰苦。一月二十八日的进攻无功而返。二月二十三日清军分兵几路攻打罗博瓦四个高峰，海兰察带兵攻打第三四峰，乌什哈达的兵围攻第二峰碉卡，这三座山峰均于二十三日拿下，金川兵逃入第

〔1〕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181。

〔2〕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352。

〔3〕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402。

〔4〕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224。



〔图十一: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三开:攻克罗博瓦山碉战图



〔图十一: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三开:攻克罗博瓦山碉战图



〔图十二: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四开:攻克宜喜达尔图山梁战图



〔图十二: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四开:攻克宜喜达尔图山梁战图



一峰的碉卡内，二十四日普尔普攻占第一峰，罗博瓦山攻克。“得胜图”第三开图中描绘的即是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清军分兵攻打罗博瓦四个高峰，并最终攻克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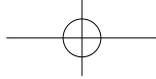
罗博瓦这一山名亦已失传，据文献记载，“……罗博瓦对面山梁，即系喇穆喇穆后路”<sup>11</sup>，罗博瓦之对面为登古，“……又登古丫口之下，有淖尔一处，在罗博瓦及喇穆喇穆中间”<sup>12</sup>，登古丫口在喇穆喇穆山东北面，可见，喇穆喇穆与罗博瓦是相邻的两座山。关于罗博瓦一战战场位置的考证见上述喇穆喇穆一段。

#### 第四开：攻克宜喜达尔图山梁战图（图十二：1、2）

对于大金川土司而言，丰升额一路负责攻取的宜喜、达尔图是“北门户”，故而防守很严，“山脊之上，排列各碉，甚为坚固”；于清军而言，一旦攻占宜喜，带兵下压至大金河边与阿桂军会合，即可将金川东北境内的寨落截断在外，因此也是势在必得。丰升额所率清军在此“攻打经年未能寸

〈1〉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266。

〈2〉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224。



进”<sup>①</sup>，因此，在明亮率领的南路军进攻受阻后，阿桂将明亮一路调往宜喜。明亮在得到达绰斯甲布土司及大头人的支持后对宜喜一带发起攻击。八月初四日近黎明时分，明亮分兵几路开始对达尔图中部的七碉发起攻击。奎林等率兵攻打第一、第二碉；和隆武等攻第三碉；三宝等攻第四碉；珠尔格德等攻第五碉；科玛等攻第六碉；噶塔布等攻第七碉，“官兵冒雨直进，勇气百倍，和隆武先攻得第三碉，余皆以次而克”<sup>②</sup>，与此同时派兵攻打俄坡、格鲁克一带七碉。达尔图中部七碉尽行攻克，俄坡、格鲁克的七碉，惟余东北山口的第四碉未克。宜喜、达尔图之战取得胜利。乾隆帝在题记里记录了这次战役：“分攻彼七碉，奋勇齐并举。一时皆即克，兼得格勒古。惟余第四碉，励众期必取”，“得胜图”第四开描绘的即是这场战役。

笔者等人查访了这场战役的战场位置，发现宜喜、达尔图山的山名至今有保留。宜喜山，又名宜喜梁子，位于小金县县城西北，是今庆宁公社与撒瓦脚公社的界山。达尔图山位于今沙尔公社背山的山脊上，“达尔图”为嘉戎语，意为“上面”，即高上的山坡。画面中的河就是大金川，河东即为今勒乌围公社〔图十三〕。

#### 第五开：攻克日旁一带战图（图十四：1、2）

阿桂一路攻取喇穆喇穆山和罗博瓦山后，又趁势进攻直通逊克尔宗的色溯普山及布达什诺山，一直攻到逊克尔宗。逊克尔宗是大金土司勒乌围官寨的重要屏障，防守极严，自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六月，阿桂军历时两月仍未攻克，乾隆帝因此下旨阿桂，要求迅速攻得日尔巴当噶，接通丰升额一路所在的凯立叶。阿桂军遂转攻日尔巴当噶。明亮一

〔图十三〕攻克宜喜达尔图山梁战役所在地



〔图十四：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五开：“攻克日旁一带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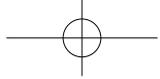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图十四：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五开：“攻克日旁一带战图”



①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43。

② 《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43。



〔图十五〕在大金川县庆宁乡庆宁村调查时发现的平定两金川时留下的二门军炮



〔图十六〕攻克日旁一带战役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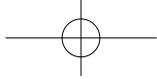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路在攻得宜喜、达尔图后再未能迅速克捷，也改变了进攻方向，转攻日旁。十月十六日阿桂分兵几路出击，此战攻占凯立叶下半截山梁，日尔巴当噶前后也都为清军占据。十一月十七日始，阿桂军与丰升额一路又分两面多次夹击，最终于二十一日攻得日尔巴当噶。明亮一路也于十一月十八日对日旁发起进攻，此次进攻使明亮军深入二十余里，再稍往前深入，即与阿桂及丰升额一路攻占的日尔巴当噶只有一河之隔，三军形成会合之势。乾隆帝题记：“三军同力努，诸将一心佳。达尔图虽险，日旁梯可阶。分兵还选队，入箐更缘崖”即是对此的描述。

“得胜图”第五开描绘的是这场战役的战斗场景：由和隆武等率兵由周叟官寨对面山坳昼伏夜行绕至日旁山后；日旁山正面有一路军佯攻；木克什及西南山腿也有军队作进攻情状以牵制金川兵。和隆武一路尽行攻克十余座战碉、二百余间平碉，山沟内的水碉、水卡也为正面进攻的清军占据，位居日旁半山石包上的金川兵也无一漏网，接着又攻取了日旁西面沿河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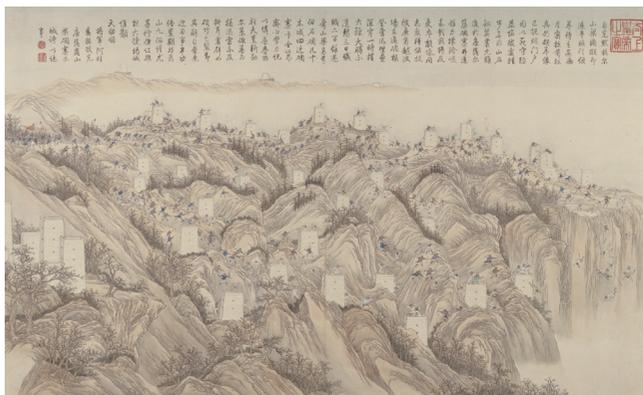
日旁山的地名至今没有改变，因此在确定战场位置时比较顺利。在实地考察中，我们还采集到了民间有关这一战役的传说，发现了保存下来的古碉、清军遗留的炮等。日旁山，又名日旁梁子，位于县境北部，大金川西岸，整个梁子从卡拉脚沟口周山起，自西向东南延伸到新扎沟，山梁长30多公里，因而民间有“日旁梁子通西藏”的说法。据文献记载，日旁沟口之斯年木咱尔及沟内的斯聂斯布落等处地方，统计周围五十余里，其间寨落数十百处。斯年木咱尔沟外转过山嘴即系茹寨一片麦田。斯年木咱尔为嘉戎语，意为“狭沟”，现改名为新扎沟。茹寨即今庆宁乡庆宁村所在地，我们在庆宁村调查时发现了平定两金川时留下的二门军炮〔图十五〕，炮身上还能看到“乾隆四十年□□”字样。战图中呈V字形状的河流，笔者倾向于认为是新扎沟溪水（民间称新子尔河，其上游称撒瓦脚沟）汇流入大金川的一段，新扎沟右手边即是日旁梁子，左手边是甲索山〔图十六〕。

#### 第六开：攻克康萨尔山梁战图（图十七：1、2）

由乾隆帝的题记可见，乾隆帝满以为可以“捣穴擒渠可以克期”，但在攻战了日尔巴当噶、凯立



〔图十七: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六开“攻克康萨尔山梁战役图”



〔图十七: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六开“攻克康萨尔山梁战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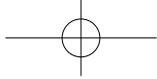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图十八〕攻克康萨尔山梁战役所在地



叶、默格尔山梁上的诸多碉寨后，“盖缘已扼贼门户”而金川土司“因以死守防益慎”，阿桂军近两个多月没有进一步进展。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直至四十年一月，清军虽然相继对得式梯、康萨尔、逊克尔宗等地发起攻击，都因金川兵拼死抵抗而没有得手。乾隆四十年一月十二日，鉴于金川兵在康萨尔山梁“多筑碉卡”，且“守拒不遗余力”，阿桂分兵几路对康萨尔山梁发起攻击。于十四日，康萨尔山梁悉行剿平，计攻克10座大碉、4座木城。“得胜图”第六开记录的即是这场战役。乾隆三十九年十月阿桂军攻得默格尔山梁，此山梁距离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不过20余里。

康萨尔这一地名已无存，只能依据文献对其位置的描述以及迄今还沿用的相关地名判断其位置。据文献记载，“惟密拉噶拉木西南，直至勒乌围贼巢，俱在荣噶尔博山阴。此山大势皆向河而下，山腿共有四条，南一条下至河沿，为冷角喇嘛寺；稍北一条，名勒吉尔博，贼番于上半截设有碉卡木城，下至河沿，为噶尔丹喇嘛寺；又稍北一条，名康萨尔，其上亦有碉栅，山腿稍短，不及至河而止；正北一条，即萝卜克鄂博……，查萝卜克鄂博西下过沟，另有山腿一道，名格鲁克古，自东北而西南，系作固顶之麓，迤迳下至河边，又分为两小山腿，北有格尔提寨，南有得式梯官寨”<sup>11</sup>。噶尔丹喇嘛寺及得式梯的地名现仍保留，在实地走访后，以这两处为坐标进行判断，笔者认为今得胜大队(原名“得式梯”)与咯尔公社之间山腿未及河边的那座山即是康萨尔山〔图十八〕。

11 (清)方略馆纂：《平定两金川方略(下)》，页1492。



〔图十九: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七开“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战图”



〔图十九: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七开“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战图”



〔图二十〕在大金川县得胜大队得胜梯村留下的当年被清军炮轰过的古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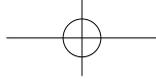
〔图二十一〕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战役所在地



### 第七开：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战图（图十九：1、2）

攻克康萨尔山梁后的金川战局正如乾隆帝题记所言，“自报克获康萨尔，顿兵三月未能进。虽时斩剿贼小创，以近巢穴守愈峻”。鉴于宜喜一路有可趁之机，阿桂、明亮确定了由“宜喜冲压”、“濒河夹击”、直捣勒乌围的作战方案。宜喜一战事关全局，为牵制金川兵力，乾隆四十年四月十四日，阿桂军在木思工噶克丫口、得式梯两处同日发起攻击。木思工噶克丫口为敌人的咽喉，金川兵全力守御，“而将卒鼓敌忤，直冒烟火无回吝。三面险碛一时夺，自此径进势应顺”，木思工噶克丫口战役取得胜利。“得胜图”第七开描绘的即是这次战役。在今天的得胜大队得胜梯村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留下的被清军炮轰过的古碉〔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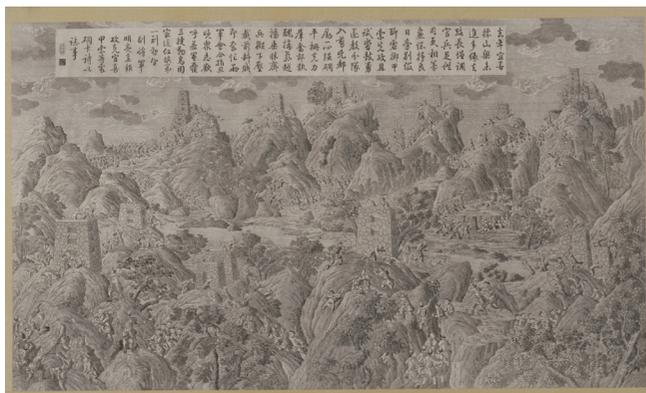
木思工噶克丫口这一地名当地已无人知晓，根据文献中相关地名噶尔丹喇嘛寺所在的勒尔吉博山为坐标进行判断，噶尔丹喇嘛寺座落在勒吉尔博山半山腰，由勒吉尔博山过木思工噶克丫口才能到另一面的高峰，而勒吉尔博山、噶尔丹喇嘛寺位置已明确，由此木思工噶克丫口所处的大致区域也得以认定〔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八开“攻克宜喜甲索等处战图”



〔图二十二: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八开“攻克宜喜甲索等处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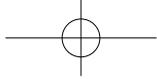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图二十三〕攻克宜喜甲索等处战役所在地



### 第八开：攻克宜喜甲索等处战图（图二十二：1、2）

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二日,在阿桂军对木思工嘎克丫口发起攻击前两天,明亮即先期发起了攻击。十二日天刚放晴,敖成即带兵先攻甲索,以牵制金川兵力量,十三日明亮军另分几路从宜喜出发,同时飞札通知阿桂、富德同时出兵攻打默思工噶克丫口等地。敖成一路进攻顺利,很快攻克十一座碉,甲索得手。宜喜一路清军也相继攻克得楞以下各碉卡。十四日攻克与额森特下压之处紧接的萨克萨谷山梁。十五日达尔图、得楞、沙坝山也得手。西路阿桂早已准备好船只,是日开始往来渡载,福康安带兵将日旁山右手的斯年木咱尔(即新扎)、斯聂斯布落两处寨落尽数攻克,于此自东头的新扎沟至西50余里内的大小数百余处寨落所在地为清军控制。“得胜图”第八开描绘了明亮、阿桂两军在金川河两岸夹击金川兵的场景。

甲索一战的位置,我们从战图画面中可以看到,中间有大金川横贯,河北一面,即是甲索、宜喜战役的发生地〔图二十三〕。在日旁山一图的位置考证中已提到,甲索山在新扎沟的左手上部。据文献记载,达尔图之下为得楞,而得楞以下为基木斯丹当噶,其山腿斜向东南,由北直下,已隔河



〔图二十四: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九开:“攻克石真噶战图”



〔图二十四: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九开:“攻克石真噶战图”



〔图二十五〕攻克石真噶战役所在地



越过噶尔丹喇嘛寺。噶尔丹喇嘛寺的位置是非常明确的,于此,基木斯丹当噶、得楞的位置也基本可以确定。基木斯丹当噶右边的一道山腿名扎乌古,其上通甲索山梁,下至河沿。基木斯丹当噶向东另分山腿,即是萨克萨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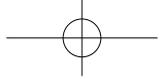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 第九开:攻克石真噶战图(图二十四:1、2)

明亮一路在取得宜喜、甲索战役胜利后,因金川兵采取集中力量拦截的战术,向勒乌围方向的推进很慢。石真噶(系基木斯丹当噶山两分腿之一的山腿名)是金川兵保护沙尔尼(今沙尔乡)的要地,防守严密,但因舍此无别路可进,必须攻取,七月二十八日明亮军在连夜向石真噶运送大炮的同时,利用运送声做掩护,派奎林、和隆武分头进发。石真噶从基木思丹当噶分支东下,其中有一石包,为沙尔屏障,被官兵迅速攻占,于是石真噶下截山腿以及南斜坡上的噶西喇嘛寺的金川兵均无险可守,攻占沙尔指日可待。乾隆帝于图中的题记里也提到了这一石包:“军杂役喧进犹巧,将先兵奋效惟忠。石包已俯勒围背,捷盼红旗指日中。”

石真噶战役的战场位置在今沙尔公社境内。文献中提到的石包今称“神仙包”,原藏名为“昔日里达石苟”,其位置在今天沙尔公社的中心地区〔图二十五〕,石真噶这一地名虽已无存,但以“神仙包”为坐标可大致确定其方位。沙尔东隔大金川与勒乌围所在的勒乌公社相望。

### 第十开:攻克菑则大海昆色尔山梁并拉枯喇嘛寺等处战图(图二十六:1、2)

阿桂军在取得木思工嘎克丫口的胜利后,乘胜向勒乌围官寨进发,但在逊克尔宗、巴占地方一再受阻,后探得在菑则大海山梁以西有昆色尔及章噶山梁,如能占据这两处山梁,就可绕出勒乌围之南以断噶拉依往来之路,且可使勒乌围背部受敌。五月三日,斐英阿、额尔特带兵由舍图枉卡一路进攻进到拉枯喇嘛寺上,再上昆色尔山,相继攻克昆色尔喇嘛寺、拉枯喇嘛寺;官达色带兵循梁



〔图二十六: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开“攻克苗则大海昆色尔山梁并拉枯喇嘛寺等处战图”



〔图二十六: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开“攻克苗则大海昆色尔山梁并拉枯喇嘛寺等处战图”



〔图二十七〕攻克苗则大海昆色尔山梁并拉枯喇嘛寺等处战役大致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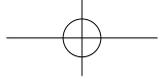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东上，直到雅木则碉对面；常禄保带兵进攻苗则大海。经过三天三夜，以上地方悉数攻占，共计攻烧碉寨一百三十余处，至此，勒乌围背部也为清军占领。乾隆帝在“得胜图”第十开的题记里记述了这次战役：“勒围望见阻巴占，绕路进攻兵出潜。腾石攀林越沟底，屯蜂附蚁上碉尖。百余处克穷巢近，三日力殫群贼歼。”画面即描绘了此次战役的场面。

依据文献,昆色尔山东接雅木则,西接章噶山,在拉枯喇嘛寺之上。章噶山位于今勒乌乡境内,今名单干山,与科布曲山隔沟相望,科布曲山在勒乌围之南,隔勒乌沟相望,而苗则大海以西又是昆色尔及章噶山,于此,战役发生地——昆色尔山、拉枯喇嘛寺、苗则大海的位置基本可以确定〔图二十七〕。

### 第十一开：攻克勒乌围战图（图二十八：1、2）

八月，阿桂、明亮军压至勒乌围，勒乌围是大金川土司的官寨所在地，它西临金川河，河对岸为阿尔古寨；南面寨落相接一里有余，一直到转经楼；西南面即甲尔日桑桥；东面靠山，在呈梯形状的山麓上设有众多大小不等的碉楼，有的碉楼高达20多层。面对勒乌围依仗天险构造的牢固碉楼，阿桂等人反复筹划决定，一面截断金川兵可能逃跑的山路和水路，一面抢占勒乌围附近的碉



〔图二十八: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一开:“攻克勒乌围战图”



〔图二十八:1〕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一开:“攻克勒乌围战图”



〔图二十九〕攻克勒乌围战役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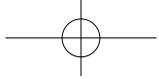


卡，此战术令躲在勒乌围寨中的头领索若木及众头目深感不安，最后只能弃碉楼逃走。乾隆四十年八月十五日，清兵从四面发起进攻，金川兵不战而溃。十六日黎明，清军占领勒乌围。八天后，正在木兰行宫的乾隆帝得闻捷报，喜不自禁。

“得胜图”第十一开的画面描绘的即是八月十五日清军从四面围攻勒乌围的场面。勒乌围位置迄今仍很明确，西面临金川河，隔河与阿尔古，即今金川县的老街区所在地相望。勒乌围系嘉戎语，意为“地势像裙子形状”〔图二十九〕。

### 第十二开：攻克科布曲索隆山梁等处战图〔图三十：1、2〕

勒乌围战役取胜后，清军分兵向大金土司在噶喇依的官寨挺进。鉴于科布曲山是由勒乌围通向噶喇依的必由之路，且清军攻打勒乌围后，莎罗奔兄弟三人都逃到了科布曲寨落，因此攻打科布曲成为进攻噶喇依的关键。但科布曲的防御极为严密，清军在一再扫除进攻的障碍后，于四十年十二月初六、初七日海兰察、福康安等率部分头进攻。索隆古为科布曲山梁上最高最为紧要之处。清军接连取胜，科布曲、索隆古一带尽行攻克。“得胜图”第十二开记录了这次战役。科布曲战役对于攻打噶喇依而言至关重要。乾隆帝在图中的题记里表述了攻打科布曲的必要及盼望胜利的急切心情：“西里克来逮一月，贼巢近复阻山梁。索隆古据建瓴势，噶喇依频覆卵殃。冒险冲锋资群力，除凶助顺赖天庆。红旗早晚其将至，益切中宵盼不遑。”



〔图三十: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二开“攻克科布曲索隆山梁等处战图”



〔图三十: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二开“攻克科布曲索隆山梁等处战图”



勒乌围西南面的甲尔日桑桥就处于科布曲山腿与勒乌围转经楼之间，也就是说科布曲山在勒乌围西南面。索隆古为科布曲山梁最高峰。〔图三十一〕为科布曲山远景，其中的桥就是原甲尔日桑桥所在的大致位置。

〔图三十一〕攻克科布曲索隆山梁等处战役大致方位



### 第十三开：攻克噶喇依报捷图（图三十二：1、2）

扫清障碍后，乾隆四十年十二月，阿桂、明亮二路大军合力进攻大金川的最后一个据点——噶喇依官寨。面对清军强大的威力，噶喇依周围寨堡的头目们纷纷投诚。十二月二十日，驻守噶喇依官寨的索若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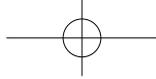
之母阿仓带领女眷及随从喇嘛到清军营投降。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下旬，索若木同母异父弟索若木彭楚克向阿桂投降。同年二月初四日清晨，清军又发起了猛烈炮轰，索若木跪捧印信，带领兄弟、妻子、头人、喇嘛等2000余人出寨投降。乾隆帝以“坚碉林立万重山，破险冲锋历尽艰”的题句表达了胜利来之不易；以“盼捷经冬复入春”表达了几年来期盼胜利的焦虑心情；以“五年功幸一朝成”反映了

〔图三十二:1〕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三开“攻克噶喇依报捷图”



〔图三十二: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三开“攻克噶喇依报捷图”





〔图三十三〕攻克噶喇依战役所在地



〔图三十四〕徐杨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四开“凯旋图”



当时驻蹕桃花寺收到捷报时的喜悦；以“强食奸欺自此无”、“今宵料得方安枕”表达了最终取得胜利的欣慰。“得胜图”第十三开描绘的是清军取得最后胜利的场面。

噶拉依西面临大金河，大金河之南有支流一道，当地称八角碉河，由北向南入大金河。噶拉依官寨的位置今天很明确〔图三十三〕。

#### 第十四开：凯旋图（图三十四）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二日（1776年3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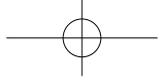
谒东陵归来驻蹕在桃花寺的乾隆帝，接到阿桂将军于二月初四日上奏的金川捷报。为感念皇祖默佑，乾隆帝回銮至圆明园后即启程拜谒西陵并巡幸山东，四月二十六日山东巡幸归来，至黄新庄，于二十七日在郊台举行迎前线将士凯旋归来仪式。仪式上，阿桂等将军、参赞等的得胜旗陈设于台上，乾隆帝亲率凯旋将士及王公、大臣等行礼；回到帐幕，将军、参赞趋前至乾隆帝御座前行抱见礼，乾隆帝赐坐、赐茶。“得胜图”第十四开的“凯旋图”描绘的是乾隆帝率众行拜纛礼的场景。

#### 第十五开：受俘图（图三十五：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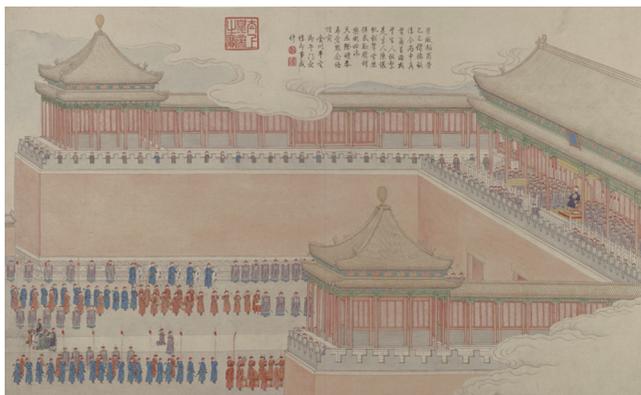
阿桂率军攻克噶喇依官寨后，大金土司索诺木兄弟、大小头人及其家属共二百五十余人被分批押解进京。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受俘之日，在“饶歌大乐，金鼓全作”中，乾隆帝着龙袍袞服御午门城楼受献俘礼。侍郎福康安率押俘将校将索诺木、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并小金土司僧格桑首级押至，谨献阙下，然后交刑部自天安门押出，并悬僧格桑首于市。“得胜图”第十五开的“受俘图”描绘的即是“王公百官朝服侍班”，“侍郎福康安率押俘将校，三跪九叩，押获逆酋僧格桑首级，谨献阙下”的场面。

#### 第十六开：凯宴图（图三十六：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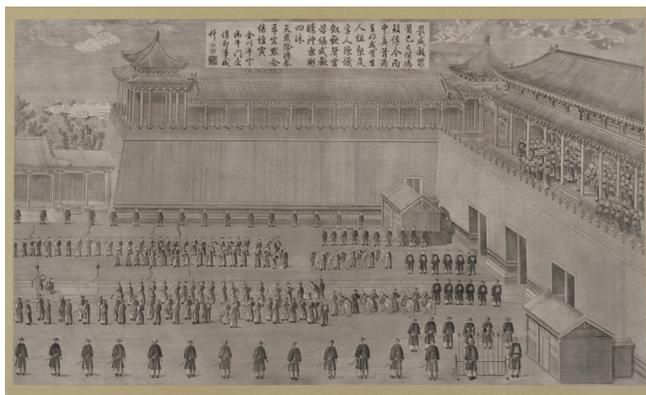
午门受俘仪式结束后，乾隆帝来到西苑紫光阁设宴款待阿桂等凯旋归来的将士。席间，乾隆帝



〔图三十五:1〕徐扬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五开“受俘图”



〔图三十五: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五开“受俘图”



〔图三十六:1〕徐扬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六开“凯宴图”



〔图三十六:2〕印版《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第十六开“凯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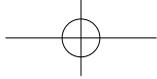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召阿桂、丰升额、参赞海兰察、额森特、领队大臣奎林、军机大臣福康安等，及战绩卓著的其他将士至座前亲自敬酒，以示优眷。“得胜图”最后一开“凯宴图”描绘的是乾隆帝乘坐由十六人抬的肩舆御临紫光阁的场景。

### 三 关于“得胜图”史料价值的几点认识

乾隆四十年六月，平定两金川战争尚未结束，乾隆帝即着手准备绘制“得胜图”，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宫廷画家徐扬着手画图，次年三月完成。就在徐扬完成绘制任务的当月，宫廷西洋画家艾启蒙、贺清泰奉旨仿照徐扬绘的“得胜图”起稿，铜版画《平定两金川得胜图》的制作进入日程。铜版“得胜图”自乾隆四十二年起的稿到至迟乾隆四十八年镌刻完成，至印刷完成，历时近6年。据《活计档》记载，迄乾隆五十八年共印刷有220份，铜版的“金川得胜图”或用于陈设于各处行宫、寺院等，或用于赏赐。

十六开“得胜图”中，有十三开描绘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的战斗场面，有三开描绘的是战争结束后的庆功场面。“得胜图”记录的十三次战役均发生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即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再次起兵攻打大、小金川至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最终攻取噶喇依官寨，金川战争结束<sup>14</sup>。十三次战役中，除平定小金川战役外，十二次均属于攻打大金川战役。可以说，“得胜图”记载的这十三次战役都是金川战争取胜的关键性战役，清楚地反映了清军进军大金川的进程中所作的战略调整和攻打大、小金川的主要战役。

可见，无论从绘制过程还是从记录的内容来看，“得胜图”都有很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得胜图”的史料价值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 一、图像真实地记录了主要战役。

“得胜图”的写实性可由下面述及的几点得到证实。文章在论述“得胜图”的绘制过程时已介绍到，乾隆四十年，战争还未结束，乾隆帝即令军机处传谕平定两金川战争总指挥阿桂，要求以图画的形式提供谷噶、喇穆喇穆、色溯普、康萨尔、木思工噶克、达尔图等清军将士“实在出力奋勇剿杀而得者”战役的地形、战况等方面的资料，以供绘制“得胜图”使用，这说明宫廷画家是按照前线提供的蓝本绘制的“得胜图”。“得胜图”的写实性在笔者等人的实地考察中也得到了证实。这次考察我们寻访到了“得胜图”记录的十三次战役中的十一次战役的战场遗址。我们寻访战场遗址的重要方法之一即是按照史料记载，通过考证地名，找到战场位置，然后在现场将图和实地进行比对，通过水系及其走向、山形、地名等最终确定。在比对时，我们发现图中的描述大多与现场有很大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水系及其走向和山形上，遗憾的是因空间太大而在照相时受到的局限，使我们照出的照片无法更大程度地反映其写实的程度。此外，“得胜图”的写实性还反映在图中描绘的场景与史料记载的一致性上，这点在笔者对“得胜图”内容的考释中已有反映。

在确定了“得胜图”的写实性后，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得胜图”对战役细节、人物服装、兵器、地形地貌等的忠实记录，较今天我们进行历史、军事、民俗等学科的相关研究具有文献记载不具备的直观性，对相关的文献记载也是重要的补充。这里笔者特别要谈到的是，“得胜图”对十三次战役发生地及战斗过程的真实、细致的直观描写，对理解金川战争为何是18世纪的历次战争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巨、动用兵力最多、损失最大的一次具有形象意义。

大、小金川之地，“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百万”，金川战争却“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sup>15</sup>，其取胜之艰，乾隆帝将之归因为“则以跬步皆险，番奴效命死守”<sup>16</sup>。《圣武记》中也做了同样的原因总结，认为“金川地仅千里，不及准回两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银至七千万，功半而事倍者，则以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兼三难而有之”。应该说，“得胜图”以写实的手法对战斗场面进行的描绘印证了上述乾隆帝和《圣武记》之“地势之万夫莫

<sup>14</sup>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发动平定大小金川战争至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木果木兵变”，进攻大金川失败，清军退守今丹巴县一带为第一阶段。

<sup>15</sup> 《国朝官史续编》，页574。

<sup>16</sup> 《国朝官史续编》，页574。



前”的说法，也使后代在评述这场战争时能通过“得胜图”的直观记录对直接影响这场战争的地理因素有所认识。确实，笔者通过“得胜图”的场面描绘，尤其是在对“得胜图”所记录战役的战场遗址进行了实地走访后，深切地感受到：金川战争起因于金川土司恃强凌弱，扩疆拓土，使边地不宁及抗命朝廷，不遵政令，有损国威；而乾隆帝出兵不仅在于“治藏必先治川，使四川各土司相安无事，则川藏大道才能畅通无阻”<sup>①</sup>，在清王朝逐步削弱川西北地区土司势力的同时，最终完成改土归流的意图。因此，无论后人如何看，就当时而言，发动这场战争显然是必要的。但是，确如很多史家之所言，最初出兵金川确有不熟悉地方情况，轻敌之嫌，甚至可以说乾隆帝最初对进军大、小金川要面对的“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这“三难”没有充分认识，后来又不得已而为之，是导致清朝政府在金川战争上“功半事倍”的关键因素。

二、作品中的乾隆帝题记、内容选择、绘制细节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乾隆帝的思想感情。

乾隆帝关于金川战争有这样的表述“若谓予穷兵黩武，则予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岂其尚不知足，而欲灭蕞尔之金川，以为扬赫濯，纪勳烈之图哉？”可见，金川战争战况当时就已令乾隆帝担心为后世诟病，确实也如他所料，后世史家中就金川一事对他不乏“穷兵黩武”、“好战喜功”的评说。那么，乾隆帝当时真实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呢？

作品中纪事体的乾隆帝题记是对每一次战役的记述和感言，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身在紫禁城的乾隆帝对金川前线战况的关注和洞悉，特别是乾隆帝随着战争进程而产生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第一首中的“我非黩武愿佳兵，挾伐由来不得已”；第二首中的“伫待捷音奏囊剖”；第三首中的“贼巢斯已近，一鼓期收总”；第四首中的“定功膺茂褒，捷音日夜伫”；第五首中的“夹攻知日指，大捷侯星差。和起真有子，欣余切感怀”；第六首中的“事半功倍岂期然，为山九仞惧尤甚。伫俟红旗报大捷，竭诚惟吁天助顺”；第七首中的“一日可收三年功，伫待明亮报实信”；第八首中的“三捷勒乌围最近，红旗第一到悬望”；第九首中的“捷盼红旗指日中”；第十首中的“将卒一心同效荃，可嘉并与可怜兼”；第十一首中的“优叙先行循令典，葺庸封爵待恩崇”，第十二首中的“红旗早晚其将至，益切中宵盼不遑”；第十三首中的“盼捷经冬复入春，垂成偏觉意靡频。今宵料得方安枕，明告慎哉用武人。流离此日穴巢倾，耆定从兹可罢兵。歌凯莫教容易听，五年功幸一朝成”，真可谓是句句都表达了五年来乾隆帝期盼胜利的焦虑和取得胜利时的喜悦。

乾隆帝“情系金川”不仅反映在题记中，也反映在对“得胜图”绘制内容的亲自指定上。从动议，到准备，到着手，乃至绘制过程中的每一步，乾隆帝都是亲力亲为，步步推进，层层把关，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那么该如何理解乾隆帝在“得胜图”上所表露出的对金川战争的高度关注、等待战争胜利的焦虑、

① 《平定金川方略》。



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呢？我们知道，金川土司扩张野心不断，频频挑起事端，对此乾隆帝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初是认为“苗蛮顽梗无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蜂屯蚁聚，无足深交”，只要求地方官加强防守，“恩抚威怀，各得其道”；之后，随着金川土司蚕食周边土司土地的活动愈演愈烈，乾隆帝又采取了“以番治番”、大兵压境威逼以平息事态的策略，但金川土司屡教不改，于是震怒中的乾隆帝下旨：“务令逆酋，铲除根株，以期永靖边陲。”第一次金川战争就此爆发。战争爆发后，清军出师不利，乾隆帝阵前斩将，这时乾隆帝渐生悔意，最后由于担心战争陷入旷日持久，劳而无功，以致耗损国力而草草收兵，无功而返，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从此在乾隆帝心中留下了一个结。第二次金川战争时，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战争的胜利，国力的增强，使乾隆帝信心大增，此时的乾隆帝已无第一次进军金川时的犹豫和盲目，决心彻底解决金川问题，以扬国威；从乾隆帝的个人感情而言，金川于他已不是空白，第一次留下的心结刺激着他武力征服金川的欲望，然而，第一次金川战役的遭遇，已使乾隆帝对于金川这块难啃的骨头有了认识，因而一直怀着担心战争陷入旷日持久的隐忧，而战争也确如乾隆帝所料，进程缓慢，消耗巨大，减员弥多，乾隆帝不得不面对舆论的压力，担心历史对其功过的评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感情下，乾隆帝一直高度关注着战事，一直处于期待战争尽快取胜的焦虑中；也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乾隆帝对于金川战争的胜利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喜悦。具体说来，乾隆帝的喜悦更多地应该是摆脱骑虎难下的战争僵局，彻底解决金川问题的喜悦。

[作者单位：西藏布达拉宫博物馆]

(责任编辑：杨丽丽)